

武汉-东亚残障论坛，樱花，水饺

長瀬 修（立命館大学生存学研究所）

现在，如果您听到武汉，自然就会联想到因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型肺炎。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于 2019 年 10 月中旬十分有幸地成功举办了 2019 年残障研究国际研讨会。

东亚残障论坛于 2010 年在汉城举办以来，该论坛成为了相关国家每年巡回举办的东亚残疾问题辩论和交流的场所。我所属的立命馆大学生存科学研究所当初作为主办机构，以韩国和日本为框架开始运作，以后又有中国和台湾加入。然而，随着 REDDY（多样性经济学）的前身 REASE（经济和社会排斥研究）通过公开演讲和研究会而形成的东亚框架为该论坛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难以忘怀。

在武汉举行的东亚残障论坛以“全民共融社会”为主题，该论坛至今共举办十次、中国是继 2015 年在北京举办以来的第二次。武汉是位于中国中部、面向从青藏高原流淌至东海的亚洲最长河流、世界第三长的长江、城市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超巨大都市。在这次访问中、其壮丽夜景也令人流连忘返。

在近代史上，武汉以 1911 年辛亥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清宣统三年）即武昌起义的爆发而建立了中华民国、武汉会战而闻名。1938 年，日军攻占并占领了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的临时首都武汉。

据日军回忆，《武汉行动》的著者石川达三在书中曾总结道：“战争即将结束，士兵们不久将很快回国。国民也必须像以前一样接受许多伤兵。直到生活的永久和平与幸福变成现实的那一天，战争的全胜之喜才能得以保留”。每当此时，在武汉战役前的徐州战役中失明的著名盲人和残疾

人领袖松井新二郎（曾获吉川英治文化奖）的经历总会浮现在心头。

武汉有樱花名胜。那是在战争时期日本军接收武汉大学时为慰问战争中负伤的日军伤兵而种植的。现在，许多市民会去武汉大学看樱花。

我的第一次访问武汉是在2013年8月。那时，我应邀参加了由中国残疾人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举办的关于全纳教育和就业会议，并举办了包括年轻智障人士在内的培训活动。那是在现政权初期即仍然是自由的年代。在会议上，发表了会议成果——《武汉宣言》。可是现在这已经成为不可能，更令人遗憾的是青年残疾人的培训机会被关闭。

那次武汉之行正值因钓鱼岛（中日间有争议岛屿，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问题双边关系恶化，反日游行遍及全国的翌年，不免产生紧张感。然而，实际访问时却受到了中方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从事志愿者的学生们多次要求我与他们一起拍照，这是一次美好的回忆。

会议其间，主持人武汉大学公共利益法律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了诗圣李白诗歌中咏颂的著名的黄鹤楼。在视野开阔的黄鹤楼上她邀请我和另一来自日本的参与者说：“这里距我家很近，所以请到我家吃午饭吧”。虽说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但盛情难却，于是我们应邀赴约。

当到达她家时，随和的她父亲见到女儿突然带来了外国客人很是吃惊。但是，当得知情况后，便愉快地决定午饭做水饺；然后冒着武汉的酷暑特意外出购物并与女儿一起做起了水饺。

在用餐过程中，我不禁提及了敏感的中日战争话题。对于我的提问她父亲告诉我说：他亲戚曾命丧于那场战争。听到这些手工水饺的味道更加沁入心扉。回来时，他们送我一幅水墨画做纪念品。他们的热情好客，更加重了我们的感激之情。

自从武汉因新型肺炎一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来，特别是在1月下旬武汉被封城之后，我越发担心那些曾经给予我们关照的武汉人。同时也痛感到：东亚残障论坛是其中一例，还有对那些在跨国界从事同一主题的工作尤其在东亚因受殖民地统治和包括冷战在内以及其他政治和历史因素而被分割的严重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作为某国人的存在而更应该是能够记住的每一个人的面孔的关系>的深刻含义。

今年6月，我们将邀请武汉大学的张万洪教授（我们的东亚残障论坛的合作伙伴）来京都进行集中讲课。9月26~27日，由立命馆大学生存科学研究所主办的2020年东亚残障论坛将在京都的朱雀校区举行。这次的主题是“残疾人在社区中的独立生活”（《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条），目前正在商讨新加坡和香港的参与。

我衷心期望着新型肺炎的传播在那时已经结束。并且，我们也在期待着来自于武汉者的参加。我并期待着自己能有机会再访武汉。是的，我在想着我还没有机会看到的美丽的武汉樱花树。